

重阳节追思

□北京 王奕君

“姥爷”这个称呼,我从小就一直挂在嘴边,姥爷的笑容也挂在脸上。他走后,每当重阳节到来,我都会想起他,在心里唤着他,我看见天空上星辰闪闪烁烁,不知道哪一点光亮是他的回应。只有回忆像雪片一样,在我心里纷纷扬扬。

小时候,在那间小小的平房,我寂寞地等待着姥爷到来。他一来,我就成了最幸福的孩子,哪怕做错所有事仍然能得到原谅和保护。比如,饭没吃完,我就放下了碗。父亲吼道:“不许剩饭,都吃了!”我吓哭了。姥爷赶紧夺过我的小碗:“我吃,我吃。”父亲不高兴了:“您老惯着她。”姥爷也不高兴了:“她不想吃,你还非让她吃?”

姥爷总是对我的要求百依百顺。他不会骑车,可我偏偏想要坐车,他就拿自行车推着我,出去“兜风”。父亲又不高兴了:“您又惯着她。”姥爷辩解:“你不是想让她学骑车吗?”父亲说:“她能骑28的自行车呀?”姥爷似笑非笑样子有些调皮:“我得先教她上车、下车啊,以后学骑车的事儿,你慢慢教她吧。”父亲像喉咙里卡了一根骨头,半天无语。

有姥爷在,我总是盼着父母赶紧去上班。有时妈妈上班前包了饺

子,留给我们下顿吃,可姥爷是真不会煮饺子啊,他总以为饺子直到煮破了才会熟。我调皮得很,故意把破饺子夹给他。到下次,他不等我动手,就主动把那些破饺子“抢”到碗里,还哄骗我:“我最爱吃破饺子了,因为破饺子馅儿大呀,你想啊,要不是馅儿大,能把皮都撑破了吗?”

姥爷住上一段时间,就要走了。我紧紧拉住他的衣襟,赔上了流不尽的眼泪——我是真伤心!姥爷就哄我说:“我还来呢。我回去给你逮蝈蝈儿,好吧?”

那些年,姥爷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我在这相聚与别离的反复中笑了又哭,哭了又笑。但自始至终,也没见过一只蝈蝈。

后来,我长大了,成长就意味着所有儿时的记忆终成典故。

我开始忙碌在自己的世界里,姥爷的疼爱慢慢淡出了我的世界。但我忽略了,姥爷的疼爱无边,会给我,也会给别人。姥爷有了孙子,他的孙子替代我而成为姥爷掌心最疼爱的宝贝。

那年重阳节,我买了点心,去看姥爷。他正给孙子削苹果。我不爱吃苹果,看着祖孙俩用这么平常

的水果传递感情,本就觉得无趣,更何况姥爷把整块的果肉削给了孙子,剩下一个还带很多果肉的大核儿,姥爷问我:“君,吃吧?”

我看一眼坐在他腿上流着哈喇子的表弟,淡淡地说:“给他吃吧。”姥爷赶紧放下孙子,从果盘里挑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:“姥爷给你削一个最好的。”

我还是说:“不吃。”又补充说:“我争来的,不算数。”再补充说:“反正,您都变节了!”

素来宽厚而幽默的姥爷,捏着苹果,愣了一下。

那天走后,我看望姥爷的次数越来越少,并非故意,我是真的很忙。

直到姥爷住院。当我听到“重症监护室”这几个字时,我第一个反应,是愧疚——我有多久没去看望过他了?

我走进病房。姥爷看到我,眼睛一亮,他伸出手,像是攒足了气力,大声地说:“君,逮蝈蝈……”

那是秋天,他却没等到重阳节,没等到我提着最爱吃的点心去看他,之后,也再没机会了。

又到了重阳节,所有的怀念、追思,都只能寄予天上的星辰。仰望星空,我在凡间,姥爷在天堂。

掺点水分

□南京 朱友林

刚进教室,黑板,不,应该叫白板了,又没有人擦!“值日生是谁?”我一声断喝。一个小个子男生赶紧从座位上蹦跳着闪到讲台前,逡巡一番,发现板擦不见了。遂拿起备用的干毛巾冲到外面去蘸水。这个冒失鬼!走路都这样不上路子。还没埋怨完,这家伙拎着湿毛巾,一路滴滴答答地跑过来了。“能不能把毛巾拧干再回来啊?”小家伙“哦”了一声又折回去了。

眼看就要上课了,看他回来明显有点磨蹭样,我就接过毛巾顺手再拧干一些,自己擦起白板。白板上的字并不多,但上节课老师“力透纸背”的书写,让这些字“入木三分”一般,毛巾擦过,只擦花了表面的墨迹,却不能擦去书写的印迹,白板上顿时糊成一片,竟然擦不干净!正欲发作,班长跑了过来,说:“老师,毛巾拧得太干,得

掺点水再擦。”他接过我的毛巾,去水池那边打湿了,这回擦起来就一点不费事了,水分让水写笔留下来的字润湿,毛巾轻轻一擦,便踪迹全无了。——是的是的呢,水写笔的专用板擦就有一个暗藏的水箱,使用时要边喷水边擦呢。

为什么拧干水分的毛巾擦不掉水写笔的字迹,而掺点水的毛巾就能让“污渍”荡然无存呢?

我想起了教育。我们在批评学生的过程中,对于学生的问题,往往事无巨细都要弄个“水落石出”,貌似帮学生拧干了“水分”,刘除其病,但教育效果未必如我们所期待。相反,倘若我们留一点水分,让其自身润湿其症,自我消解,是不是更能根除干净呢?

表扬学生也是如此,倘能适当地掺点水分,让其滋养那颗上进

心,也许表扬的当下他还未能做到如你所说的好,在欣于已具备的而赧于未具备的领受过程中,勃发进取,达成所愿。

当然,一如毛巾擦白板,水分的掌控也得适度,挤得太干擦不掉字;水分太多,湿湿嗒嗒,亦是不行。

人际交往不也是如此吗?

古人云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”,说的是水太清了,鱼就无法生存;要求别人太严了,就没有伙伴。并以此佐证:“冕而前旒,所以蔽明。”说皇帝帽子前面垂挂着一串串的玉(雅名“玉藻”),是用来“蔽明”的——视事观物,不可过于明察。也就是说与人交往,故意地掺点水分,即便明眼人也要有看不见的东西,灵耳朵也要有听不到的声响,嘉奖大德,赦免小过,不要去苛求一个人的完美无缺。

背母亲下山

□山西高平 刘波澜

母亲生病后,父亲主动挑起了照顾母亲的担子,好让我能安心工作。我不忍父亲过于操劳,便忙里偷闲,帮着他一起照顾母亲。

父亲母亲年纪都不小了,尤其是母亲,生了十多年的病,相貌神情更显出一种同她年龄不相符的苍老。疾病的折磨,让她即使拄着拐杖,走起路来仍深一脚浅一脚,步履蹒跚。年轻的时候,急性子的母亲走起路来像一阵风,说起话来像竹筒倒豆子。前后反差之大,常常让我和父亲唏嘘不已。

每周我都要抽出时间回两三次家,回家时,要么割上点肉,要么称上些油条,要么买上十个他们爱吃的烧饼,从不空手。

我在家的时候,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候。母亲会拉着我的手,家长里短说个不停。每次我都静静听着,听着,任凭母亲絮叨不已。

母亲生病以来,每年我都会趁周末或者假期,拉上父母亲,去周

边的景区转转、看看。

去年重阳节,去邻县黄围山景区转了一趟。那天刚到景区时,母亲精神状态很不好,脸色苍白,几欲作呕。看母亲难受的样子,我非常担心,便打算原路返回。父亲提议让母亲先休息一下。过了片刻,母亲情况略微好转一些。我抬头望了望高耸的山顶,看了看盘旋而上的石阶,还是决定返回。谁知母亲这时却坚持要上山。权衡再三,终是不忍拂逆母亲的心意。但是,我同母亲讲好,能走到哪里算哪里,走不动即刻返回。

母亲接下来的表现,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。一路上,我高度紧张,紧紧拽着母亲,生怕她摔倒。每隔十几二十分钟,就让母亲休息片刻,喝点水,吃点东西,补充体力。母亲精神好像越来越好,腿脚似乎越来越利索,竟然越走越带劲,甚至几次想摆脱我和父亲的搀扶。

中午时分,母亲竟然登上了山

顶。在山顶,喝了点热水,吃了点热饭,我又特意找了间房,让母亲躺在床上休息,好恢复体力。

下午三点左右开始下山。大概是上午登山太耗费体力,虽然休息了一个多小时,但是母亲还是走不动了。看着母亲站都站不稳,抖抖索索像一片风中的树叶,我开始后悔上午不该由着她的性子,让她走了那么多的台阶。我决定背起母亲下山。在我再三坚持下,母亲终于爬到了我背上,转身的那一刻,我看到母亲的眼角泛着泪光,父亲装着看风景把头扭了开去。

背起母亲,我才感觉到轻飘飘的,几乎不用费多大力气。背着她,不像背着一个成年人,倒像背着一个孩子。多年疾病缠身,母亲越来越干瘦瘦小,体重也越来越轻。

时值深秋,红叶漫山。我背着母亲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慢慢地,稳稳地,走得很仔细,母亲把头伏在我的肩上,父亲紧紧跟在我们的身后。

“闺蜜”奶奶

□山东淄博 马星雨

奶奶看不惯姑姑,常说,她喜欢文文静静的女孩,偏命不济,生了个泼皮破落户儿,幸亏孙女随她,老实顺溜,听话招人喜。所以,我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到奶奶心里去。

我属于半留守儿童,一周岁时,父母便把我撇给奶奶到外面打拼,一周回家一次。父母每次回家都会给我立规矩,嫌奶奶对我太溺爱,早晚会“毁”了我。奶奶待他们走后,依然我行我素,事无巨细地照顾我,我都上幼儿园了,奶奶还要帮我洗脸。

奶奶只读了几年书,这是她一辈子的憾事,奶奶常唠叨,她当初也是学霸,都怪家庭成分不好,最后只好回家务农了。奶奶这话我信。我上小学时,作业都由奶奶辅导。奶奶常戴着老花镜坐在窗户下帮我检查作业。为了节约时间,她晚上提前把第二天的课程翻看一遍,再把课本上的练习题抄在笔记本上,白天空闲时,提前做一遍,待我下午回家做作业时,奶奶再辅导我便做到心中有数。

我脑子笨,动作又慢,有时生病了,晚上作业没做完,奶奶让我先休息,说等上学时她再去跟老师解释。奶奶不仅在学习上“护犊子”,在学校有人欺负我,奶奶更是挺身而出。为此父母没少和奶奶吵,他们认为受欺负是因为自己不强,跌倒了要自己爬。奶奶坚决不赞成,奶奶说,幼苗就得护理,否则让杂草欺负会影响生长,待苗儿长大,那些草儿不除,也不碍事了。

到了初中,我学习成绩还是原地踏步,父母着急了,给我报了辅导班,我去上了几节课便不愿去

流年桂花香

□云南泸水 和智楫

穿过同心广场的树林时,一缕熟悉的暗香,毫无征兆地悄然袭来。循着香气的来处,我往树林深处望去,桂花已然绽放。

很喜欢桂花。记忆中与桂花的初次邂逅,是二十年前在省城昆明。那年我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去学校报途中经过昆明时,恰逢世界园艺博览会召开,便前去参观。我已记不清当年世博园里的各式园林美景,但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整个世博园里都飘荡着一股淡淡的幽香,似有若无,沁人心脾。我当时不知道香味的来处,却被深深吸引,以至于离开昆明后很长一段时间,都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清清淡淡的香气,魂牵梦绕。

之后过了很久,我才无意中得知,那是桂花的香气。再后来,我曾有过很多次与桂花相见的机会,甚至几次我与桂花的距离就相隔咫尺,可我却下意识地一再选择了避而不见,有意离开。彼时,二十来岁的年纪,总觉得神秘才能产生美,生怕目睹过桂花的真容后,神秘感的消失会带来美感的消失,从而丧失对桂花最初的心动。

直到年过而立,我才真正见到

了,因为我觉得对我没什么帮助,我把这事跟奶奶说了,奶奶拍着胸脯说,这事包在她身上,她和父母舌战了几个回合,终于让他们低头,放了我一马。

班主任让我读职专,可我想上高中后考大学,父母敲打我说,我那点分数,读高中也白费,考不上大学的。奶奶站出来,尊重我的意见,愿赌服输,自己选的路自己走,高中毕业再读职业院校也可以。

上了高中后,我确实学习有些吃力,便生了厌倦心,迷上了课外书,周六周日常泡在图书馆看闲书,父亲这次恼火了,想对我家法伺候,奶奶把我挡在身后,冲父亲吼:“你敢打她?打一下你试试!闲书也有营养,书都没有白读的。”

高一那年,我参加了省里的作文大赛,得了三等奖,奶奶拿着奖状乐了半天,“我说得对吧,书没有白读的,将来俺孙女说不定能成为作家呢。”

都说隔辈亲,祖辈人看孙辈,多半会溺爱,但我觉得我和奶奶是闺蜜,我的心思她都懂得,可奶奶说,我是她的小客人,祖孙之间代沟太深,只有把孙辈当客人待,才能让孙辈和自己贴心,相处融洽。

翻出一张奶奶17岁的黑白照,感叹岁月无情,已经从72岁奶奶的脸上找不到当初的一丝痕迹,但奶奶说,她从我身上看到了当年的模样,生命因有了传承而不觉遗憾,我快乐,她快乐。

如今我长大了,我也要把奶奶当客人,好好对她。她护我小,我护她老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6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